

秦岭夜月

风物长吟

文／张永涛



小雪节气刚过，寒冬的脚步就近了。天擦黑得早，五六点光景，暮色就像浸了水的墨，顺着山的轮廓慢慢晕开，不到七点，秦岭山里就彻底沉进了夜色里。我因公路巡查工作要进山，车顺着潘太公路往上走，眼角忽然撞进一片清辉——抬头望时，月亮正悬在天上，圆得恰到好处。翻了翻手机日历，原来已是农历十月十五，难怪这月色这般饱满。

车在山里盘旋，月亮也像跟着动起来，不怎么安分。刚还悬在黛色山尖上，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银盘，转过一道弯，又躲进了墨绿的树丛里，只从枝桠间漏下几缕清辉。夜空干净得很，星星一颗挨着一颗，亮得能看清星光的轮廓。这样的景致，也只有晴朗夜的秦岭深山才有，是城里见不到的透亮。

思绪忽然飘回半月前，也是这样的深夜，快十点时，电话突然响了——山里出了交通事故。按规定我得立刻赶去，那晚的风比今夜烈多了，卷着山气往脖子里钻，幸好我穿了厚棉衣。到现场时，肇事车歪在路边，司机缩在角落，浑身抖得说不出整话；同车的人蹲在排水沟边，我上前安慰，问他哪里不舒服，他只说“不要紧”，左手却紧紧捂着右胳膊。我追问才知是胳膊疼，提议打120，他说已经报过了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

在山里待久了，这样的事故见得不算少。事后和交警聊起，总说“十起事故九个快”，这话准得很。若是能慢一点，许多意外就都能避开了。后来我见到那司机，他依旧瑟瑟发抖，说话逻辑都乱了，想来是受了不小的惊吓。我只能一遍遍劝他：“别着急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先稳住神，救援都在路上，车也有保险。”能想到的安慰话都翻来覆去说了，见他还是紧绷着，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：“你抬头看看天，山

父亲的房子

岁月笔记本

2025 年的夏秋，水火分明。

三伏的烈日，似乎能把铁融化，温度计的汞柱动辄抵近四十度，暑气久久不肯退烧。75 岁的父亲，在蒸腾的暑气里，又一次说起他盘桓心底多年的念头——他想回老家，盖一座“房子”。我知道，这念头不是冲动，是一种叶落归根的风愿和执念。

时序转入国庆，天漏了。雨水织成绵密的网，沉沉笼罩着乡野和城市，下成了 1961 年以来最漫长的秋汛。父亲一遍遍打开手机查看天气状况，就像几十年前在老家抢收庄稼时，焦虑地窥伺着天光的缝隙，终于，一个难得的晴日被他等到了。父亲二话不说，叫上弟弟赶回老家，归来了时，十几片散发着清香的松木板已经静置在老家堂屋，等四年后的闰年制成寿材。

父亲的房子，是要盖在地下的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老家农村有一个风俗习惯，家中有老人的都会提前置办寿材、寿衣放在家中，时间一般选在闰月或闰年，寓意添寿加财。多数家庭在老人 60 岁左右开始筹备寿材，部分家庭甚至提前至 50 岁或更早。添寿加财的说法当然没有科学依据，它更多源于对生命无常的敬畏，体现出对逝者的尊重及孝道传承，是一种豁达的生死观。

祖父母的寿材是父亲一手操持的，那两口提前做好的黑漆漆的棺材停放在堂屋，也就是现在搁置新购松木板的地方。虽然棺材被塑料纸苦盖得严严实实，可在少年的我眼里，那仿佛是两个张着大嘴的鬼怪，随时要把人吞噬进去，夜间每每经过那里，我和弟弟都是壮着胆子快步小跑，不敢停留。可家人却很坦然，他们在棺材旁放置杂物、堆放粮食、祭祀祖先，好像棺材和家里的桌椅板凳没有什么区别，好像死亡的恐惧没有在他们心里投下一片阴影。及至我人到中年，才逐渐领悟那种向死而生的平静里所蕴含的力量，一种让人清醒，可以抵抗生活风雨的力量。

后来，被病痛噬空身体的祖父母，静静躺在描金绘彩的寿材里——棺木上苍松遒劲，牡丹富贵，象征着泽被子孙的绵长福祿。那座请匠人精心建造的“房子”，或许是

在路上

文 / 张娟娟

晨光里的养护“兵”

当晨起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秦巴大地，清脆的鸟鸣声响彻山谷，绿荫叠翠中枝丫逐阳生长，偶有微风掠过树梢，枯萎的叶片如同舞者般轻盈飘落，奋斗者的身影已伴着晨光出现在路旁，洋镐与铁锨碰撞出“喀嚓”的响，和着自然的韵律，在空气中漾起勤劳的涟漪。

“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……”手机铃声还没歇，身穿橘色工装的张师傅手在裤腿上蹭了蹭灰，快速接起：“喂，班长？”听筒里传来几句交代，他连连应着“好嘞，这就弄”，挂了电话便加快手里的活计，铁锨插进边沟积泥里，借着腰劲一撬，带着草屑的淤泥就被甩到路侧。半小时后，最后一段边沟清理干净，他拍了拍沾着土的工装，跨上停在路边的橘色养护车，引擎发动时，车斗里的警示灯轻轻晃了晃。

赶回到班时，院子里三个班的人都已集结完毕。养护负责人正向大家讲解着应急演练方案，模拟 345 国道 K2110+120 路段山体滑坡阻断公路交通场景，张师傅赶忙往人群里一站，刚歇下的汗珠子又顺着额角往下淌，却听得格外认真，他作为分队队员，要跟随队伍，紧急赶赴第一现场，查看滑坡范围，记好具体位置和落石情况。来不及缓冲，随着一声令下，他随即跟着分配的车辆到了现场，蹲下身扒开碎石仔细看了看，又抬头望了望坡顶，大声汇报：“坡体还有零星落石，建议先派观测组盯守！”这样的场景，张师傅经历过很多次，准确的“情报”，对这场演练至关重要，马虎不得，组织有序，紧密配合，信息互通，环环相扣，使得演练的每一个环节几乎贴近完美，而张师傅，也在一场场应急抢险实践中蜕变成了最合格的“兵”。

去年以来，受强降雨叠加前期降水滞后效应影响，张师傅所在单位略阳公路段辖养的 G345 线险情频发：煎茶岭 K2115+150、硃口驿 K2111+200 路段接连发生小型塌方，五间桥 K2112+800 路段更出现 50 米路基被冲毁，泥浆裹挟碎石阻断路面，20 余辆汽车滞留，司乘人员在路边焦急等候。险情就是命令，段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组建应急突击队，火速调配人员、机械与物资赶赴现场。“先设立警示标志，分列三队”。段长靠前指挥，下达抢险命令，养护人员迅速分列三队，一队用沙袋垒筑临时防护墙，阻断积水漫溢。一队驾驶机械车辆精准清理塌方碎石与路面淤泥，指挥过往车辆半幅双向交替通行。另一队全域排查重点路段，提前整治边坡松动、涵洞堵塞等隐患，实时观测

坡体动态，规避了二次险情发生。经过连日奋战，累计清理桥面泄水孔 100 余个，疏通淤堵涵洞 13 道，投入应急机械 30 台班、消耗防汛沙袋 350 余袋，快速处置山体坍塌、树木倒伏等险情 15 处约 4000 方（其中 5 处严重阻断路段均在 12 小时内抢通）。

望着缓缓驶过的车辆，满身泥污的养护“兵”们纷纷露出笑容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就是养护‘兵’，路有坑我补、道不洁我清，群众需要我就上，道路通畅我们就高兴！”

春秋往来，这群养护“兵”总是从晨光忙到暮色。夕阳下，G345 线的一处坑槽修补现场，机械轰鸣声中传来呐喊：“魏班长，再挪半寸，缝要切直！”黝黑胳膊上青筋绷紧的魏师傅，头也不回地应着，双眼紧盯画好的割缝线，手稳握切割机操纵杆，一道笔直的切割缝随即显现。旁边的年轻干部小王，跟复读机一样嘴里默念着魏班长刚才坑槽修补的步骤，随着压路机的碾压，平整如新的路面终于显现，忙碌的身影却丝毫不肯松懈，在晚霞映衬中显得熠熠生辉。

薪火相传间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继加入了这场“护路战役”，学技能、练本领，在酷暑严寒下接过前辈手中的洋镐铁锨，更用先进技术让空中“飞燕”（无人机）开展巡航监测，随着“嗡”的一声，无人机缓缓升空，镜头实时传回路面情况，来回不到两小时，覆盖整个盘山路，还能拍到边坡背面的隐患！小马指着屏幕上的高清画面，给身边的同事讲解如何识别早期风险隐患。2025 年，略阳公路段精准谋划青年人才培养计划，针对新入职大学生，分批次安排他们下驻道班，与一线职工同吃同住同养护，围绕道路巡查、桥隧涵养护、病害处置、安全预警等核心业务，通过“传帮带”在跨岗位实践中成长。同时，段里鼓励青年人才在驻村帮扶、文明城市建设中打头阵，已有两名青年干部助力帮扶村开展产业帮扶，带动群众增收，以实践磨砺成长，为公路养护事业注入动力。

如今，秦巴山间的风依旧吹过公路，晨光里的养护“兵”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却始终守着一份初心，手拿洋镐铁锨，凭借先进技术，在日常养护的细微之处，在应急抢险的危急时刻，用脚步丈量每一段路，用汗水守护每一次通行，让“安、畅、舒、美、洁”的承诺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，稳稳扎根在秦巴大地的每一条公路上。

（作者供职于略阳公路段）

诗意人生

西延高铁之歌

文／景文瑞

1

在梦中，无数人追寻一条路
一条通向光明的路
延安，是那个时代最亮的星
宝塔山，指引前行脚步
延河水，滋养初心使命
黑白照片，定格时代记忆

2

直到如今，这条路——
依然神圣，仍让无数人回眸
直到如今，这条路——
仍旧让人称颂
历史从未忘记
这条路上的每一段峥嵘

3

一条铁路，承载一种精神
一条铁路，书写一部史诗
西延铁路——
从勘测设计到破土动工
从停工复工到改造电气化
跨越人力、物力、自然的阻隔
历经三十余年风霜
终在黄土高原把汽笛奏响

4

犹记得——1991 年 12 月 26 日
西延铁路铺轨到延安
雪花与铁轨共情，秧歌和汽笛共舞
黄土地再度沸腾
犹记得——1992 年 8 月 1 日
延安火车站正式开通客运
西安至延安十二小时通达
速度开始改写时光
犹记得——2005 年 7 月 1 日
T46 次列车驶出西安站
四小时四十二分钟抵达延安
老区迎来了特快时代
犹记得——2012 年 7 月 1 日
动车组列车开行
两个半小时的时空跨越
让西安和延安近在咫尺

5

当我乘坐西延高铁
列车在山沟壑间穿梭
金色糖穗子随风轻摇
窑洞上的炊烟，是多少游子的念想

窗外，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
车内，是温暖与希冀的流淌
一小时的速度接力
不仅压缩时光，更是绽放梦想

宝塔山在晨曦中微笑
延河水在岁月里欢唱
这条用信念铺就的高铁
这条用奋斗铸就的坦途
承载红色基因的传承
奔赴伟大复兴的远方

从黑白记忆到高铁飞驰
从土路泥泞到追光逐梦
西延高铁，是一条路的新生
是延安精神的延续，是向往和理想满怀
更是新时代征程上，黄土高原
最壮丽的诗行，最嘹亮之歌

（作者供职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安运营维修段）